

●江浩对文学界的震撼,被称作是“北方大漠卷来的狂飙”。这个从“逃学儿”、“盗马贼”蜕变成的文学骄子,同时是集作家、编剧、导演于一身的奇男儿,被外国评论家称为“站在魔鬼与天才之间的人”。

江



中·短·篇·小·说·卷

浩

文集

3

●一部充盈着血性、雄性和人性间阳刚之美的作品

●第一卷为纪实文学卷,共收入《昭示:中国慰安妇》、《穿越铁幕——一个中国人在以色列》、《在北美的困惑与焦灼——温哥华国际电影节见闻录》、《塔尔寺:牢骚与虔诚的归来》四部作品。

●第二卷为长篇小说卷,共收入《盐柱》、《他从古墓中来》、《倾斜》三部作品。

●第三卷为中短篇小说卷,共收入《北方的囚徒》、《雪狼和他的恋人》、《猎场扎撒》、《冷酷的额伦索克雪谷》、《是马就有三分龙气》、《都冷桑阿爸和他的梨花鹰》、《废墟里的轶事》、《扎鲁特草原的三骑手》、《哀歌》、《老枪》、《圆寂》、《空祭》十二部作品。

●第四卷为人物传记卷,壮写第五代导演:

何群——《现代的供祭》、

侯咏——《终极的孤寂》、

吴子牛——《嗜血的王国》、

姚云——《白色的苍生》、

胡贝贝——《废墟的祈祷》五部作品。

●华艺出版社

目 录

北方的囚徒	(1)
雪狼和他的恋人	(59)
猎场札撒	(127)
冷酷的额伦索克雪谷	(187)
是马就有三分龙气	(221)
都冷桑阿爸和他的梨花鹰	(305)
废墟里的轶闻	(323)
扎鲁特草原的三骑手	(337)
哀歌	(417)
老枪	(430)
圆寂	(454)
空祭	(470)

北方的囚徒

第一章

亘古的鄂博古尔沙漠，当初一定是一片波涛汹涌、长浪交错的原始海洋；它咆哮着从额伦索克山峰后回转而出，以其铺天盖地的阵势、荒蛮粗野的占有欲和恶性循环孕育的破坏力，洗劫着扎鲁特北部丰腴的草滩，驱逐着在北方繁衍的生灵，吞并着无际的原野给人类的希望……

但是，时间在此突然停止了犯罪脚步——波涛翻滚的海洋，永恒地保持着最后运动的形象，凝固在北方的大地上，痛楚地僵卧在扎鲁特荒原的西北，永久地失去了运动的内在韵律，和歇斯底里的嚎叫，转化为另一种生命，存在了大自然之中——沙漠将永恒地缄守着。这场锐变的剧痛，从人类的新旧交替中，寻着安慰。

盗马贼猞猁骑着卷毛豹环马，眯着猞猁般凶残、狡诈的对眼，从鄂博古尔沙漠腹地，象是一个幽灵奔突出来。

这是一个从古漠里流产而出的孽种。

在他那一米八二的粗壮体内，积满了古漠的一切遗传基因：满

脸又浓又厚的连腮胡子，掩盖住了那颗粒般粗糙的黑色脸颊，却无法遮饰野蛮粗鲁的凶相；在他那处于永久封闭的龟裂嘴唇上，凝固着一丝永恒的冷笑；他那因酗酒连累而发红的鼻子，仿佛是一头怪兽从乱草里探出头来，注视着地下有何惊奇之物；使旁观者惶悚的是：一条青色的伤疤，象是一条在他太阳穴和眼眶之间皮肤下扭动的青蛇，显得阴森恐怖，充满杀机……

此时，盗马贼猓猓跳下马鞍，把那双骨节暴突的手掌，勉强塞进紧绷绷的牛仔裤腰兜里，神情复杂地朝前看——

远处，一座废墟犹如一艘破旧的战舰，竖着参差不齐的桅帆，搁浅在黄色波浪与绿色草滩相连处。一群乌鸦象是一片黑色的浮云，在废墟上空荡来荡去。

盗马贼猓猓眼里流露出一股沮丧的神情，失望地低下头去，忧愁地看着靴尖，全身顿时显出明显的疲倦；两条健壮的腿，不停地倒换着，支撑着这具因期待落空就要猝然瘫下的躯体。

“他妈的，德力格玛这婊子不住那里了？还是忘记给信号了？”

盗马贼猓猓烦躁地掏出一支香烟，刚叼在嘴唇上，无意中抬起头来，“啪”地又吐到流沙上，精神为之一振，佝偻的腰和耷拉的肩又“刷”地挺起来；阴郁的眼睛里泛起如愿以偿的喜悦和激动。令人奇怪的是，在这张凶相毕露的脸上，又慢慢显现出与其形象背异的忸怩不安的神色，并伴有某种孩童般的胆怯……

“德力格玛，好娘们……”

他看见在废墟的残墙断垣里，升起了用狼粪点燃的青烟。他异常兴奋地用沙哑的嗓子，象野兽发现了猎物而低沉地吼叫，两只脚动弹不停，在急促地变换位置……

用狼粪点燃的烽烟，和用牛粪、羊粪点燃的不同。牛羊粪点燃的烽烟，最多升到空中三四米，就自动弥漫开来，变成烟雾，而那用狼粪点燃的峰烟，拔地一柱二十几米，笔直地耸立在天地相交的空间，传达着某种内情人知详的信息。

猓见狼烟乍起，悬着的心落了底。自从鲁北监狱奇迹般地潜逃出来，已经有四十天没有认认真真吃顿饭，睡会儿觉；他依仗着相识的各个盗马集团的庇护，总算躲过了风头最紧的十几天，没有被捕获归案。七天前，他托人给德力格玛捎信，他要归巢，如果平安无事，就在晚饭时辰点着狼烟。现在，狼烟终于在焦急的期待中升腾起来。

他兴奋地从腰兜里拔出两个手掌，原地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身，抓住马缰绳，按住鞍前桥，左脚敏捷地扭进镫里；卷毛豹环马以盗马贼猓身体为中心，原地旋转起来，只等他的右脚一离开沙地，就长嘶一声驰进它早都认出的废墟里面。

可是，盗马贼猓蓦地勒住卷毛豹环马，左脚同时退出马镫，身子机警地倚在仍在骚动中的马脖子旁，两只猓狼般狡诈的对眼，戒备森严地盯着废墟，狐疑地寻觅着一切可疑的迹象。刚才，他似乎看到有一块玻璃的反光，在残墙断垣中一晃。他的警觉目光由远及近，开始在流沙线上寻觅开来，企图找到一点蛛丝马迹，以卜凶吉。然而，什么结果都没有。废墟依旧散在沙漠边际，狼烟依旧笔直升腾，乌鸦依旧上下翻飞，流沙上依旧风纹如初……

盗马贼猓的胆识，在所有盗马集团中被公认为是一流的。但是，他现在却显示出有别他日的谨慎，以及某种心虚和颤惊。他非常清醒地知道：倘如再次被抓，等待他的就是死刑！所以，出于对生的本能渴求，他不得不比往日小心百倍。

他见一切如初，不禁松了一口气。

但他又决不是个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的粗鲁盗马贼。他知道：如果废墟里隐藏着刑警队员，那么他早就被他们发现了。因为，他站的空旷的大漠里，目标太醒目了，就如同一匹白布上趴着个屎克螂——那样引人注目，那样无法遮掩。他那茅草一般乱蓬蓬的脑袋，晃了几下，便生出一个鬼点子。他要给神鬼莫测的废墟一个错觉——他装成极其惊慌的样子，连着往马鞍子上爬了三次，蹬

得黄沙乱飞；待他坐到马鞍上时，还萎缩着腰侧身往废墟里鬼鬼祟祟地窥探；然后以最大幅度的动作，疯狂打马沿来路逃窜……

他知道：如废墟里有伏兵，一定会上当。他们一定会认为自己被盗马贼猓猓发现了，否则他能突然跳上马，逃离本要进来的废墟吗？紧接着为了不让他漏网，全部人马冲出废墟，枪声齐鸣，子弹横飞……

盗马贼猓猓完全有把握逃脱……

但是，废墟里仍是古墓般的寂静。没有传来盗马贼猓猓期待出现，而又祈祷千万别出现的枪声、喊声。

他跑出一里地后，又勒住了马。待他确定没有任何危险时，仍是小心翼翼地打马靠近废墟。

就在此时，废墟的残墙断垣里，传来一声低沉而又有力的命令：

“注意，盗马贼猓猓已经返回，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开枪，要抓活的！”

十几只黑洞洞的枪口，从裂开的墙缝里、伞状的灰蒿后面、乱石堆边上，瞄向卷毛豹环马的四条长腿；如情况一旦有变，二秒钟之内子弹就会横着切断卷毛豹环马的四腿，活抓惯盗猓猓。

等待盗马贼猓猓的是：由全盟技术最全面的刑警队员组成的特别行动队。他们擒拿技术娴熟，枪法极准，胆识过人。追踪一个从监狱潜逃的盗马贼，动用如此精锐人员，岂不是太抬举了猓猓？不是。猓猓是个心狠手毒，又异常狡诈的盗马集团首领，仅政策开放的这几年，他就盗卖马匹五百多，并且几次从刑警队的枪口下轻易溜掉，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不满；尤其是这次从监狱潜逃，已成为重大社会新闻。公安局处在上下压力下，迅速调动了最优秀的刑侦人员，分赴扎鲁特草原，活抓盗马贼猓猓归案，以消除一些青少年对他的盲目崇拜和他的神秘感，并改变因此事引起的群众和领导对刑侦工作的不良印象，巩固法律的尊严……

此刻，盗马贼猓猓完全丧失警惕，神经松懈，悠然自在地歪坐在马鞍上，嘴里打着兴奋的口哨，催着卷毛豹环马一路碎步朝废墟驰来。掀起的一条金黄色的沙涛，紧紧地尾随马蹄不放。

狼烟仍平静地悬在空中。

盗马贼猓猓在距废墟十几米处下了马，又给马鞍紧了紧肚带，然后飞身上马，不是一路碎步而是一阵狂奔驰向废墟。

在一片方圆三四里的残墙断垣的东南处有一座褐色的毡房。毡房很大但很矮，倘如不走到跟前，很难发现。毡房的牛毛毡和废墟的残墙断垣，经风吹雨淋沙蚀已浑为一色。此时，毡房门半掩着，门扉上搭着一件刚洗的女人衣服；毡房前的拴马石上，系着一匹膘肥体壮的青云马，奇怪的是马的腿上缠着四环铁绊；一条拴在勒勒车后的黑色猎狗，不住地朝天直伸脖子，不知是要往外吐什么，还是要咽进去什么。

现在，盗马贼猓猓两腿紧夹马的两肋，身子倾向马头，双手紧勒缰绳，旋风一般地跃过一处一米高的断墙。就在卷毛豹环马四蹄腾空时，异常机警的猓猓本能地感到一种惶悚掠过心头。当卷毛豹环马四蹄蹶起一团沙涛时，他那双猓狼般的对眼，已经发现一只闪亮的枪口瞄着他。

“完了！”

他绝望地暗暗嚎叫了一声，以极其麻利的动作伏下身子，脚跟猛地一蹬马肋，卷毛豹环马猛一挺，随后将头一低，拉直腰身，四蹄腾空，来了个令人难以置信的“腾跃爆发力”，一下窜出十几米远……

盗马贼趴在疾风般的马上，似乎听一声“打”，待他再要催马翻跃一堵二米的断墙时，就觉得卷毛豹环马浑身一阵剧烈的颤抖，腾空凌跃的身躯猝然下降二米。盗马贼猓猓的心“呼”地沉下去，觉得心中堵得发慌。他清楚地知道，卷毛豹环马的四腿被子弹全部切断，看来是想活抓他。

反应异常迅速的猓狍，凭着一个盗马贼的直觉、技能和胆识，在卷毛豹环马跌下去的一瞬间，双手有力地一按前鞍桥，同时甩开套在脚上的铁镫，利用惯力“嗖”地凌空飞起，脱离马背，跃到一截旧墙上……

这时，所有的刑警队员持枪冲过来。

盗马贼猓狍恍惚看到有人朝他冲来。他身子往下一滚，翻过旧墙，一眼看见德力格玛的坐骑，就停立在毡房前。他就地一滚，然后就是东转西绕的一阵乱跑。他很奇怪，那些刑警队员为什么没有开枪，也没人插过来拦住他的去路，整个废墟就是他一个人在跑动……

他很庆幸自己命大，还不到末日。

他裹着一团黄沙，惊恐万状地攀上德力格玛的坐骑鞍上，双脚急不可待地磕着马肋，催促它放开生风的四蹄，驮着他再一次逃出包围圈。但是，他发现德力格玛的坐骑连动都不动，象是被钉在黄土里，他狐疑地斜身朝下一看，心里全凉了：

马的四蹄被牢牢地绊着。

此刻，他看到十几名刑警队员端着枪，呈扇面形，异常平静地朝他逼来；那神情，那姿态，就好象要和他拉拉家常……

盗马贼猓狍感受到这是一种污辱。他一歪身子，翻下马背，刚要往西南断墙里跑，发现一个很面熟的刑警队员，押着他让给德力格玛捎信的人堵住去路。

“叛徒！”

他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，慌不择路地朝东北方面窜去。在他翻过一堵破墙时，意外发现刑警队的坐骑都隐藏在脚下。绝处逢生。他飞快地窜到一匹马背上，打马跳过一个墙豁，没命地朝东北逃去。他知道，只要跑出废墟，再闯过三十米的开阔地，就会逃进树木遮覆的一条深涧……

所有的刑警队员谁也没料到这一手。因为坐骑原先没隐藏在

那里，大概是刚才的枪声把它们吸引过来的。他们看到事态突然起了变化，一起喝起来。

“站住！”

“要不开枪了！”

刑警们翻墙跃垣，不住地喊着并朝天鸣枪，一方面他们力求抓活的，另一方面如盗马贼猗猗再有脱网的可能，就格杀勿论，以拒捕击毙。

盗马贼猗猗以娴熟的骑术，操纵着马朝一个墙豁冲去。他心里也明白：今天不是逃脱就是被打死。所以，这个亡命之徒把一生都赌在这最后的一冲上了。

就在这时，墙豁处战战兢兢地站起一个人来。

他一眼就认出来：那是德力格玛，是有着五个月身孕的德力格玛，他心爱的相好的！他不明白，她不在毡房里，蹲到这里干啥？！待他看到她嘴里塞着的毛巾全都明白了。很显然，毡房里躲进伏兵，就把她押到一处断墙后，以防她碍事。

盗马贼猗猗见到德力格玛六神无主，披头散发倚在墙豁上，下意识地猛地勒住了坐骑，坐骑在原地不停地旋转。猗猗苦苦一笑，哀怨地跳下马背，笔直地站在沙地上……

他知道，他如强硬策马往外冲，十有八九会将德力格玛撞死；即便撞不死她，自己也会被刑警的流弹所打死，因为刑警决不会让他跑出废墟的。他的迷信思想又占了上风，认为他的命运至此中止，不可强求，只有听天由命……

年轻的刑警队长一步一步走到他跟前，冷笑着盯住这个草原孽种，犹如在端详一个落入陷阱的困兽。

盗马贼猗猗一眼瞥见他胸前的望远镜，一副后悔的心情袭上发凉的心头；但他装出宁可站着死去，决不跪下求生的样子，以大丈夫视死如归的神态，和藐视一切的气概，象传说中的英雄一样，朝刑警队长轻松地伸过双手。

几个赤手空拳的刑警一起围上来，不但给他戴上手铐，而且还箍上了脚铐。他们要把盗马贼猗猗拖出废墟。

但猗猗不愿让他相好的德力格玛看到如此狼狈像，就一晃膀子，躲开一双双铁掌，迈英雄好汉的步子，拖着哗哗响的铁链，径直朝废墟外走去……

在他将走出废墟的残墙断垣时，他情不自禁地回过头来，透过刑警队员晃动的肩膀，看了德力格玛一眼。他知道，这也是最后一眼。

“站住！”年轻的刑警队长喝住他。

“你可以和她道个别。”

盗马贼难以置信地看了一眼冷若冰霜的刑警队长，拿不准是取笑他还是逗弄他。待他从那双眼睛里看出真意时，一股阶下囚的沮丧神情又腐蚀了他的自尊心。

他猛地扭回头来，挺着一米八十的魁梧身板，径直朝突然出现的警车走去……

刑警队长吐了一口长气。

这时，德力格玛一手护着隆起的腹部，一手扶着高低不齐的断墙，步子艰难地追出来。待到她挺着笨重的身子，走出废墟时，警车早已风驰电掣地开走，留给她的，除了骑马行走的刑警队员，就是那一柱车轮抛起的“沙暴”。

她知道，这一次猗猗是真的再也不会活着回来了。也就在这绝望的一瞬间，她才感到自己对不起他，对不起他对她的钟爱——没有一次用自己的能力，阻拦他的盗马行为，白头偕老；一行又一行痛楚的泪水，无声地流过蝴蝶斑，流过浮肿的脸颊，从嘴角流进抽泣着的嘴里……

德力格玛哽咽着，抽泣着，双膝一弯，跪在冰凉的大地上，身子慢慢倾斜到草丛里，象是一只受到致命枪击的鸵鸟，冲着大地发出灭亡前的痛楚哀嚎；她那痉挛般抽搐的十指，在难以渲泄内

心悲伤的压抑中，深深地抓进黑色的泥土里，仿佛人生的一切辛酸都是这可咒的泥土塑出来的。

她的哭，先是象猫一样发出尖细的哀叫，使人感到有条细绳勒在脖子里，无法倾吐心中的悲哀；而后，由于积蓄的悲哀过多，倾吐得过慢，细绳蓦地被撑断了；哭声变成狼一样的长嚎，使人感到阴森，恐惧；那声音没有起伏没有休止，只是一个劲一个音高地哀嚎……

她趴伏在荒草里，将沉重下突的肚子寄托给大地，双手颤抖着埋在草丛里，为自己相好的送终，为自己才认识到的糊涂而痛心自责。

鄂博古尔沙漠，以它天生的严峻面孔，漠然地看着人间的悲喜剧，没有同情的长叹，也没有幸灾乐祸的喝彩，仿佛这一切都没发生……它冷酷地沉默着，漠不经心地听着一个盗马贼相好的哀嚎，毫不动情地感受着一条新生命降临前的骚动。

这时，那个年轻的刑警队长勒住马头，同情地注视着趴在荒草里的德力格玛，偷偷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——因为，不论从那个角度来说，她注定是天下最不幸的女性！

第二章

如果不是职业需要或触犯了刑法，谁会知道，在迷宫一般的额伦索克山谷的北端西岔里，竟藏隐着一个永远处于禁锢、戒备、阴森森的世界——架马吐劳改马场。

这是一个专门囚禁死缓犯人的法制之地。

额伦索克山谷犹如一盘被弄乱的羊肠。里面树林如拧缠的绿

色长龙，各种灌木交错在一起，不是簇拥着顺山坡爬上峰顶，就是歪歪斜斜溜到深涧里去。胆子小的人，望着这些张牙舞爪的奇异怪木，就吓得不敢前进一步。偶而，山峰的风化石解体，被风吹掉下来，落进丛林里，那滚动的声音仿佛有条巨蟒从密林深处朝你窜来……

有时，你看到眼前是一大片齐腰深的绿色嫩乔木，就放心走进去。你也许走上七步，也许走上十步，便会一脚踏空，栽进万丈深涧。因为，那不是绿色嫩乔木，是沟涧沿和涧底里长的大树的树冠，它们簇拥在一起，升到涧顶，平铺成一片小绿树林，使不明情理的人误认为是一片平川……

且不说这里有成群的野狼和毒蛇，就是那左转右绕，前弯后曲的沟岔，也会让不谙熟地理环境的人迷失方向，最后丧命。你自认为是一直朝前走，可走着走着，你就会惊讶地发现，自己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；在九曲弯弯，交错相缠的沟岔里，不时会发现一具白色的骷髅；那就是某个外逃囚犯的下场。

额伦索克山谷，被称为“死亡的迷宫”，是建立在无数亡灵证词之上的，受之无愧的。

尽管额伦索克是个天然绝好的监狱，但架马吐劳改马场仍是壁垒森严，严加防范。

伊敏河象是一条黄褐色的血液，贴着 Ω 形盆地缓缓地流淌，滋润着盆地里的万物，野草、乔木由于贪婪地吸吮无尽的水份，疯狂地往上窜，致使西北的凉风无法吹进盆地中央。

架马吐劳改马场的营房和牢房，就座落在 Ω 形盆地的中间，被铺天盖地的荒草、树木所包裹着。但在距禁区线三十米外的一切荒草乔木，被刈得一空，变成一片不易隐藏一只山鸡的开阔地；越过竖着“不得靠近此线，否则格杀勿论”的一块块白色木牌十米，就是常见的双层电网；电网里用乔木栽出一圈密不透风的绿墙，以防不慎碰到电网上。再往里就是两个分隔的大单元，左边

两排营房，还有篮球场，高低杠，显然是守卫部队。右边是三排带铁栅栏窗户的房子；西北角有两间小房，看样子是马厩，房前左右全是蔬菜地；一条从伊敏河引来的渠水，正浇着一株株的黄烟。院子四周，有四个岗楼，每个岗楼站着一个看守人员。在两个单元中间立着一个高十五米的瞭望哨所，围栏上悬挂着四个高音喇叭，不知是喊话用的还是放警报用的，也许两者兼而有之吧。

在牢房大门口拴着三条青色的狼狗，永远都是精神抖擞地盯着院里的一切活动。

这时，一排死缓犯人被两个持枪的看守押着，从电网外的饲料田里返回来。他们光着脑袋，穿着涂有号码的囚衣，精疲力竭地报完数，就三一帮五一伙地走进自己的住房，等待晚饭的开饭哨子。

“哎，他妈的，又往咱屋里填了根黄腊……”

死缓犯人们推开门一看，坑上又多了一捆行李。他们左右一看，才发现新来的囚徒倚在门后，两眼无神地瞅着他们。他们不怀好意地凑上来，上下打量着这根“黄腊”。

“准是个强奸犯。”

“色迷。”

“看瘦得连蚊子都叮不进去……”

“那是眼眶，还是窟窿！”

“哎，”一个囚犯动手托住新来囚犯的下巴，“牙口还不错，以后不好吃的全是你的……”

“嘭！”另一个囚犯病态似的给了被围困者一拳，打得他鼻口窜血，眼冒金花，还没等他忍住酸痛，就觉得心口又被重重一击，疼得差点喘不上气来。在他下意识用双手护住胸口，弯下腰时，背部又遭到猛烈的一击。仅仅就这几下，就把新来的囚徒砸倒在门后……

新来的囚徒象个气脉欲断的大虾，佝偻着身子，喘着虚弱的

粗气，满脸血污地躺在潮湿的地上。看样子，他是重病在身，否则一条汉子不至于如此无能，连最起码的招架之力都没有。

“来，给他沏壶热茶……”

“来啦！”一个贼眉鼠眼的囚犯，象耗子似的从后面跳上来，解开裤带……”

“滚你妈，玩死女人的鸡巴也配沏茶！”一个囚犯象是抓条狗似的，把那个囚犯脖子夹到裤裆里，“你把爷们的脸都丢尽了，不给你沏茶就便宜了你……滚！”

那个囚犯赶紧爬出去。

“来呀，沏茶！”

一泼泼尿连续不断地“滋”到新来囚犯的脸上、脖子里、头发里。

这些心狠手毒的囚犯，就是这样拿新来的囚犯开心。他们被人这样折腾过，也学会了这样折腾别人。他们称这是“业余文化生活”。

新来的囚徒也许是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污辱和折磨，咬着牙摸着门框爬起来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流着冷汗，倚在门后的墙角，两只对眼在不错珠地盯着折磨他的人。

这帮人开心极了。他们的感官受到如此刺激，就象大烟鬼吸了一口大烟泡，惬意极了。离开饭还有二十多分钟，最起码还能进行三个“保留节目”。

“开直升飞机！”

他们扑上来，还没等新来的囚徒反抗，就给拉到屋子中间，七八只手把他的上半身按得和臀部平衡，然后伸直双臂权当飞机翅膀，又拽直右腿当机尾——现在他是一条腿着地，双臂张开，一条腿后伸，象是飞机起飞。但还没等他们让出空间，这架“飞机”就瘫到地上了。

他们气极败坏，又是一顿拳打脚踢，待他们看他确是不能

“起飞”，也就扫兴地住了手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病态心理就此止息，而是选择更适合的“节目”上演。

“来个王二妈黑爪求雨！”

“对！”

新来的囚徒又被捆到炕上，脑袋探出炕沿。一个囚徒把一颗点燃的拇指粗旱烟，不客气地塞进他的嘴里。其余的并排坐在地上，仰脖看着这“爪”是怎么黑，这“雨”是怎么下。

他的脑袋往下耷拉着，嘴里含着旱烟卷，那一柱浓烈的烟往上飘着，直燎他的双眼。他先是闭上眼睛，但终耐不过烟火的熏烤，又睁开了，但一遇到又硬又冲的烟，本能地赶紧闭上，泪象是流水一样从眼窝淌了出来……

“好啦，好啦，轮流看门。你，强奸杀人犯，你杀死自己母亲的狼，你糟蹋亲生女儿的畜牲，滚到一边去，这事没你们的份，滚……”

被排斥在外的三个囚徒，猥亵地躲到窗下，不敢吱声，也不敢看。

囚徒们先是把他的衣服扒下来，随后又解他的裤腰带……

新来的囚徒先是不明白他们又要干啥，待他看到别的囚徒也解裤带时，终于明白下一个是个什么“节目”。他的肝火“腾”地窜上脑门，全然忘记了狱医叮嘱“养肝之说”。他可以忍受这帮无名之辈的各种折磨，但作为一个人，他却无法忍受这种令人类耻笑的污辱。他“霍”地一个翻身，将骑到他脊背上的囚徒掀翻到炕下……

他反抗了！

囚徒们先是大吃一惊，随后一涌而上，把由此刺激起来的畜性、野性，要全部通过各种手段渲泄到他的身上。

“喂，场长往这边来了。”

看门的囚徒大惊小怪地跳到炕上，扯过被子将脸捂上。地上

蹲着的三个好色之徒，身子一歪，倒在地上佯睡起来，其余的囚徒赶紧散开，装成在各自干事的样子……

一个黑影停在门口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

很显然，问话的是场长。

“他怎么了？”

所有的囚徒都好象是从梦中醒来似的，用陌生困惑的目光，看着刚从炕沿上爬起来的“黄腊”，向问话的场长莫名其妙地摇着头。

年轻的场长警觉地把右手按到腰间的手枪上，冷眼审度着这些作恶多端的死缓囚犯，从这异样的气氛中推断着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当他看到已经坐在炕上的囚犯的一脸血水和嘴上火泡时，似乎猜到了什么。

“仁钦扎布，你那脸是怎么弄的？打的？火烧的？”

年轻场长这种直呼其名，不叫囚号的口气，使所有参与虐待仁钦扎布的囚徒都暗暗大吃一惊，心想：坏了，此人不是场长的新友，就是有深交，否则根本不会叫其大名。想到这，他们开始害怕，手脚发凉，心脏乱跳。要知道那个叫仁钦扎布的一开口，明天就会开来囚车，几天后就会示众枪决！他们的大小眼睛一起盯着仁钦扎布的嘴，只要一启开，他们的名字就会被打上红叉，他们会被铐上重刑具……

仁钦扎布用破衣袖慢慢地把糊住眼睛的血污擦掉，抬头看了眼和他说话的场长，不觉一愣，心里暗暗嘀咕：他怎么上这来了？这时，他又情不自禁地瞅了一眼刚才疯狂摧残取乐他的同室囚徒。这一瞅不要紧，满腔复仇的怒火消了一半。原来，他们用哀求的眼光，用泪汪汪的眼睛，用哭丧的脸，用告饶的神情，有的带有许愿……，求他免开尊口，嘴下留情。仁钦扎布是一条硬汉子，吃软不吃硬。见他们这一副熊包样，觉得报复他们显得有点没胸怀，不值得。尽管鼻子还在流血。烟熏的火泡在一跳一跳地疼，尿味

仍是很浓，但他终究饶了他们。他认为，复仇只有自己动手才是复仇！

“碰出血后用冷水浇了下……”

年轻场长明显看出他在撒谎，刚要继续追问其他囚犯，这时急匆匆跑来一个看守，对他耳语了半天。他脸色一变，转身气冲冲地走了。没走几步，又对刚才来报信的看守说：

“这屋有个新来的 107 号犯人，肝炎刚愈，澳抗阳性，先别给他派活。这病全身没劲。”

“是。”

场长和看守刚刚走开，几个囚徒便急急忙忙地围过去，又是道歉又是抚慰。

“哥们，你真够意思。”

“看得出，是个为朋友两肋插刀不嫌疼的人！”

“你刚出院？怎么没早说……”

“穿好，穿好。来，我系嘛……”

“你个强奸犯，还不赶快打点热水，给你爹洗洗脸！”

仁钦扎布用热毛巾擦完脸，疲倦地倚在墙角，看着地下忙三倒四的同室囚徒，若有所思地说：

“他怎成了这儿的场长了？”

“你问谁？”

“他呀——”

那个贼头贼脑的强奸杀人犯，象个猴子似的从地面跳到炕上，神秘地告诉他：

“他是自作自受！当初是刑警队长，我就被他抓过三次，娘的，比狼都凶。伊胡塔拉金矿被盗，也就是一伙哥们要成万元户，他有点眼红，带着四个人去破案。破来破去，破到金刚石上了。据闻是几个高级官僚家崽子干的，来的三个人全都走了，就他一个王八蛋装包青天，把案情报上去，但被人家驳回来了……”